

这个酒店的早餐很西式,有多种奶酪,中式也丰富,我拿了几片奶酪和别的,也盛了粥,这时候就看见了英国先生。他是在认真地看着我盛粥的时候,我和他说话的。

我说:“你想吃吗?”我以前好像没有看见过欧美模样的人吃粥,也没有看见过他们很认真地看着别人盛粥。

他问:“这是什么?”“这是粥,也可以叫稀饭。”“你可以尝一下,很好吃,你还可以尝一点这个。”我指指旁边碗里的红腐乳,说,这叫红腐乳,吃粥的时候吃一些味道很好。后来,我们就坐在一张桌上,我知道了他是英国人。

果然,他告诉我,粥很好吃,红腐乳也很好吃,红腐乳的颜色很漂亮,比奶酪漂亮。

我说, 奶酪也漂亮,但是奶酪上的绿霉点不漂亮,不过我喜欢吃。

我又去端了一碗牛奶麦片。我对他说,这是你们早餐吃的东西,但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可是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粥,所以你们要好好学习。

他说是的,英国人很多都不知道的,他们只知道伦敦,还知道纽约。我说,那么你知道上海吗?他说他去过上海,但是在上海没有人告诉他中国粥

和漂亮的红腐乳。我说,我就是上海人,我现在告诉你了。

我们就这样轻松地说着话,有点儿幽默感,就如同新闻通讯里经常写的那样,双方在友好、坦诚的气氛中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哈。

我说,中国人都吃馒头,中国人会做各种馒头,但是你们不会做馒头。于是他就问我馒头是什么。我去拿了一个给他,我说你可以试一试,把红腐乳夹在里面吃,结果他也说很好吃。我告诉他,中国人自己家里做的馒头比这好吃得多,他们还会做肉包子、菜包子,可惜你都吃不到。他说看样子以后还必须继续来中国,直到吃到为止。

新闻通讯可以继续这样写:至此为止,梅子涵已经知道,在有些方面,拿下一个英国人或

者美国人是很容易的。我在法国租住在一个会写诗的电脑工程师的房子里,这个诗人工程师有时来看看我,我第一次请他喝绿茶吃茶干,他说真好吃。我就送了他一小包茶干。又一次,我请他吃红枣,他说好吃,问我,这是中国巧克力吗?

我告诉他,这是中国枣子,但是你可以认为是

记性

她踉踉跄跄跌坐在阶沿上。她边哭边喊,一遍又一遍:我的鞋呀!我的鞋没了呀……刚才她从车上挤出来,一只鞋落在车上开走了。问她住哪里,她摇摇头。问她要到哪里去,她说我要去找阿翠。阿翠在哪里?她指着前方:拐两个弯,看到一家烟纸店,再朝前走,老虎灶隔壁第二家……

可是现在哪还有这个地方呀!警察从她口袋里摸到一张写有住址的卡片,警察开车把她送到家里。一家人正为她丢失而着急。

妈妈年纪大了,脑子糊涂,常常出门忘了回家。女儿对警察说。

看到妈妈脚上一只鞋,女儿吃惊了。这已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黑布面、千层底,还有一根细搭攀。妈妈放在箱子里一直当纪念,今天怎么穿上了?

我要去看阿翠,我要去看阿翠……

啊!这鞋正是二十年前搬迁分手时,邻居阿翠送给妈妈的,她们是从小到大的好姐妹。好好好,下个星期天我陪你去看阿翠。唉,阿翠也该八十多了,还不知道找得到找不到。女儿心里嘀咕。

中国巧克力,我知道对一个也许只知道巴黎的法国人,把枣子说成是中国巧克力,那就是最富想象力的了,难道还非要认为他笨吗?但是他们为什么那么知道日本寿司和拉面呢?在巴黎三区富人的街上,他们排着长队看着书,等候着吃十几欧元一碗的日本拉面,我就老想,我们为什么开不出让他们排队看书的饺子馆、馄饨馆、上海生煎馒头馆!

经我提议,我和英国先生都吃了一碗下得很好的小馄饨,我是因为刚才看见小馄饨下得很好才提

议的。他说这也是他第一次吃,他嘻皮笑脸地说为什么以前没有人告诉他这个东西很好吃,酒店的服务员很不负责任。我说,你们要自由,你们都是看着自己盘子的,如果他们来告诉你,你会不高兴。他说,但是现在他很高兴。我说因为你刚才看着我盛中国粥,我才告诉你,因为那时我看出你好像不要自由了,你的自由掉进粥里了。他指指碗,说现在他掉进馄饨里了。

我说,就像你们童话里的爱丽丝跟着兔子掉进了洞里。他说是的,否则怎么会看见那么多有趣的事,还知道了粥和红腐乳。我说我读过你们很多童话,我就开始数着我口袋里的玻璃弹子一样地说着他们的那些书,我小时候弹子打得出神入化,现在讲起他们的英国童话、法国童话、美国童话也出神入化。

我问他,那么,你读过中国的童话吗?他说,NO。中国的文学呢?他也说NO。我接着就说了我年轻时就读过的哈代的小说,狄更斯的小说,后来的莎士比亚,后来的华兹华斯和菲尔丁,我说曼斯菲尔德的儿童文学写得好极了,他的《糖果屋》让我一想起就崇敬。

喝完咖啡,我们就告别了。他指指碗,说:“谢谢粥,谢谢还有那个是什么?”我说是红腐乳和小馄饨,他说谢谢红腐乳和小馄饨。我说,别忘记,还有中国馒头。他说以后也要读中国文学。我说今天的早餐也是很好的文学,我以后会写出来。“那么你是作家?”“我是一个喜欢粥、红腐乳,也喜欢面包和奶酪的人,但是奶酪上的绿霉点不好看。”

新闻通讯:告别时,他们热情地握了手,但始终没有问对方名字。这位英国先生一定会记住这位中国先生的,他也许会称他红腐乳先生。

市场上,各色各味堆成一个个圆锥形的调料好像在诉说着来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金角湾对面的独立大街上,却有着欧洲最精致豪华的购物中心;当然,伊斯坦布尔既是欧洲的,也是亚洲的,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跨越

也许是早春的缘故吧,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还残留着冬的味道,虽然有阳光照在身上,但那光线显得有些苍白,使周围的人与物都有了逆光的感觉,在这样的黑白光影里,我可以感受到帕穆尔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所描写的那种情境与氛围,就应该是这样的——一座黑白的城市。

帕穆尔笔下的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在历史的变迁中,在现代化的进程里苦苦寻找着自己的文化定位的城市,旧日帝国的辉煌已经不再,新的共和国在寻求西化的过程中不断地丧失本土文化的根基。

我不知道,现在的伊斯坦布尔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但是走在这座城市的街头,却可以时时感受到这里并存的各种对立与交融——伊斯坦布尔是黑白的,也是彩色的:大巴扎里的悦目缤纷、各式各样的土耳其

老境童话

徐慧芬

了,我没脸见她了呀!……她又哭了起来。

一旁的警察拍拍她的肩:老太太,别哭了,等一会,我去车站里找找那只鞋。

她停了哭泣,指指警察:你是好人,谢谢你!又指指女儿:她是坏人,她一直不肯带我去……

真嫩

他端来一盘西瓜,挑了一块送到她面前:这瓜很甜,你尝尝。她倚在床上,笑着接过瓜,慢慢吃起来。

他见他端着西瓜进了隔壁,即刻下楼买了两串荔枝,也跑进隔壁。他剥好一枚荔枝送到她嘴边:荔枝比西瓜好吃,快吃荔枝。

大热天,吃西瓜解暑,吃荔枝上火!他瞪了他一眼。她身体虚弱,西瓜寒凉,还是吃荔枝好!他不服气,也瞪了他一眼。

哎,知道先来后到吗?老实告诉你,她是我女朋友,你才进来几天,不要白费功夫瞎起劲!



板桥小像

(中国画)

吴建平

朋友对各种民间偏方、秘方,有异乎寻常的兴趣,不仅喜欢收集,也喜欢拿自己当小白鼠,去验证这些秘方,然后介绍给朋友。

东南亚一带湿热,很多人都有脚气。

朋友在网上找到了一个价廉物美的偏方,具体做法就是每日把脚洗净,用白醋浸泡,最少15分钟,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个偏方,她自己试过,也介绍给很多人,据她说,效果还真不错,不仅治好了很多人的脚气,还让脚变得美白。但前段日子,她也差点栽在自己找来的另一个秘方上。事缘于她的脖子上长了一个小瘡子,虽不起眼,但让她很不舒服。她不愿意大费周章去医院做激光治疗,便在网寻找秘方。秘方很多,她选了一个看上去最危险的秘方——把大蒜捣成泥,敷在小瘡子上,用创可贴封住,期待小瘡子被大蒜泥闷软,然后自行脱落……

第二天,她打开创可贴,惊得目瞪口呆!那一小块皮肤,被大蒜泥给烧坏了,破皮红肿,非常严重,她吓得马上奔去诊所,让家庭医生进行专业处理。医生看了之后,也吓了一跳,不敢相信区区一点儿大蒜泥,一夜之间,能把皮肤伤成这样。

为了不留疤痕,朋友又转看一位非常著名的皮肤科医生。幸得医生妙手回春,如今不仅康复了,且未留疤痕。皮肤科医生说,不要说是大蒜了,有时候就连番茄,捣碎了敷在脸上当面膜,时间掌握得不好,再加之皮肤敏感的话,也会令皮肤发炎,惨不忍睹。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网上的各种偏方,有真有伪,有好有坏,使用起来要慎之又慎,否则会带来极大麻烦。

堡时候的希腊人的后裔。在帕穆尔的笔下,这个时期的伊斯坦布尔,被一种叫做“呼愁”的情绪所笼罩,在无所适从的惶惑里,人们对自己城市的过去与未来都漠不关心。

在如今的伊斯坦布尔,感觉不到“呼愁”和迷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行发展,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和乎共处,在老城区穆斯林的聚居区,每到祷告的时间,各个清真寺的塔台上就会传出响亮的召唤信徒们祈祷的诵经声。在格拉塔大桥对面的柏尤格鲁区,独立大街上,三月里却仍然悬挂着圣诞节的灯饰,肃穆的天主教堂里,新任教皇弗兰西斯库斯在巨大的海报上微笑,在这里度过的那一天中,我们没有听到过一次诵经的声音。

韩国的一座“战争历史及和平博物馆”不断提醒人们牢记苦难史。



夜光杯